

依依用流血的手指在上面写下了一个“BE”字。白羽轻轻抓起依依的手将只流血的手指含在嘴里。白羽也伸出自己的手指，以同样的方式在杯子一样的地方划了一下，鲜红的血流淌在杯壁。白羽举起流血的手指，泪眼模糊地凝视着依依，在“BE”字后面接着写下了“LOVE”……

必 BE LOVE 爱

许 彤 (旅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BE LOVE

必爱

许 彤 (旅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必爱/许彤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7-80623-691-0

I. 必…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33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3.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55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8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640毫米×960毫米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91-0/I·489	定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作者近影

主要人物

白 羽：美籍华裔飞行员，依依未婚夫。

依 依：美籍华裔律师，白羽未婚妻。

2003年，美国洛杉矶。

美伊战争开始那一天，刚好是依依的生日。

被噩梦惊醒的依依倏地坐起，喘息着，额头渗出了一颗颗汗珠。昏暗的房间里只有闹钟发出的滴答声，这声音让依依烦躁不安。

刚才的噩梦太可怕了：瓢泼大雨如洪水倾泻，冲砸在大地上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响。闪电将浑浊的天空劈裂。在随之而来的惊天动地的霹雳声中，白羽站在摇摇欲坠的山峰之巅惊恐地向依依呼救着。暴雨中，依依慌不择路地在山林间拼命奔跑，声嘶力竭地呼唤着白羽……

这梦太可怕了！这梦预示着什么呢？白羽怎么了？他为什么如此惊恐地向我呼救？莫非……依依不敢再想下去。她眼睛湿润了，不由自主地把白羽的照片紧紧贴在胸前，心中不住地默念着：“上帝保佑白羽平安，上帝保佑白羽平安。”

慌乱的心跳渐渐平静了些许，可依依仍然没有完全从那可怕的梦境中摆脱出来。

她抓起床头柜上的闹钟，睡眼惺忪地看了看，才清晨5点钟。

她想再睡一会儿，上午9点还要上法庭为一个过失杀人案件作辩护，必须有好的精神才行。否则，她怎么应对检方律师那些咄咄逼人的问题？她又怎么能成功地说服陪审团，让心灵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打击的被告胡寒冰无罪释放？

可是，噩梦中那惊悚的镜头依然纠缠着她，令她难以入睡。她索性一脚踢开被子，坐了起来。自从未婚夫白羽曾被服役过的美国空军飞行大队召回奔赴了伊拉克战场，依依就再也没睡过一个香美的觉，她和好梦算是久违了。依依托着昏昏沉沉的头伏在蠕起的膝盖上，心神不宁地抓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慢慢地，依依坐直了身体。她把乱蓬蓬的头发梳理于脑后，目光呆滞地盯着荧光屏。她将身体移近电视机，再移近些，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张着嘴巴注视着电视机里传来的新闻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2003年3月19日晚22时15分，总统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通过不到5分钟的电视讲话，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美军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争打响了。

电视屏幕上，无数美军战机直入云霄，陆续飞抵伊拉克上空，先后摧毁了伊拉克重要的军事基地和电力设施。巴格达东南部地区燃起熊熊烈火，滚滚浓烟笼罩了破晓的天空。

依依完全听不到电视机里面在讲什么，只是呆呆地凝视着战火纷飞的荧光屏。虽说这样的战争场面她在电影中见多了，可是这次不同：三十多年来，这是她又一次面对真实的战争；而亲临战场的白羽又是她生命中的最爱！

战争真的开始了？就像噩梦中的暴雨、洪水、闪电、霹雳，随后又会发生什么？是伤亡、毁灭、血流成河……想到这儿，依依的头开始发胀、发蒙，心紧缩成一团。她慌忙关掉电视机，把头埋在被子里。她不敢想，可是又无法控制自己不想。两个星期之前，白羽

在发给她的电子邮件中说：战争即将开始。军令已下，士兵们将不得不中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这意味着后方的亲人将在牵挂与思念中度日，前线的战士将在孤独与死亡中挣扎。

闹钟突然响起，仿佛炸弹在身边爆炸一般，惊恐的依依从床上猛地跳了起来。她恼怒地抓起床头那个唐老鸭闹钟，狠狠地捶打着。这个从七岁起就和她相伴的闹钟，已为她服务了二十多年，那熟悉的声音不知带给她多少美好的清晨。可是今天，这闹钟发出的声音却着实把她吓得心惊肉跳。

依依知道自己的灵魂早已追随白羽去了战场。她深深吸了口气，拍拍前额，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心疼地把闹钟抱在胸前，一头栽倒在凌乱的床上。然后她又坐起来，双手合十放在眉宇间，闭上充溢泪水的眼睛默默祈祷，愿心爱的人能平安完成这第一次的轰炸任务。

离开庭的时间不多了。依依怀抱所有文件，默默站在客厅中间，望着窗外的草坪，舒缓着自己的心境。

石晓磊打开房门，揉着惺忪的睡眠，甩了甩挑染得黄不黄黑不黑的短发，一屁股坐进客厅的沙发里，双脚跷在茶几上。

晓磊和依依既是校友也是室友。依依在南加大读法律的时候，晓磊读的是商科。依依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为了减少孤身居住的寂寞，找来好朋友晓磊与自己同住。

“我吵醒你了吗？”依依看了一眼半梦半醒的晓磊。

“哎，我问你，中国人说的那个‘定心丸’是什么意思？”晓磊笑眯眯地注视着依依。

“就是能使人心绪安静下来的药丸。”依依怕晓磊误解那真的是一种药，看着这个半路出家学中文的女孩接着解释说，“可别把

它想成是摇头丸啊，这只是用来比喻能使人心绪安定下来的话语或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出现在你的面前。”晓磊从沙发上跳起来，先摆了个探戈舞那夸张的造型，然后双手叉腰，有节奏地扭动起没有赘肉的臀部。

昨夜，晓磊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听到美伊战争开始的报道，而且最先出击的正是白羽所在的空军部队。晓磊也知道今天依依要出庭，这是她已忙了大半年的案子，是她从毕业到实习到取得出庭律师执照后所接的第一个轰动整个南加州的重要案件，依依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依依昔日的精神支柱变成了随时可以使她精神崩溃的定时炸弹。晓磊希望依依上庭前最好不要了解这一切，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

晓磊哼着欢快的乐曲，跳着探戈舞步来到依依面前。她抬起结实黝黑的胳膊用手在依依肩上拍了拍，亲切地笑着说：“祝你好运，我的大律师。”

依依十二岁那年，她们一家终于实现了美国梦，而且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不是很大，却被身为时装设计师的母亲装饰得淡雅、温馨。从那时起，一家人生活得快乐甜美。然而好景不长，做进出口贸易的父亲和艺术家母亲开始有了口角。起初，他们还知道回避女儿，渐渐地他们只要一见面就吵。甚至在依依同学的面前，父亲也会摔门而去。这是依依不能接受的生活，幼小的心灵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她从此郁郁寡欢，常常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回忆中的快乐相伴度日。接下来就是父亲不回家，母亲一气之下也时常夜不归宿。在那段日子里，依依放学回家总是敞开自己的房门做作业，随时听着外面的动静，企盼着父母的归来。她十七岁那

年，父母分别组建了各自新的家庭，这个昔日共筑的爱巢也就留给了女儿依依。却不曾想，这个女儿把父母离异的悲伤也都留给了自己。原本以为受着中西方不同文化教育的女儿可以理解父母的感情世界，能像所有西方单亲孩子一样去面对现实，并接受父母各自再组的新家庭。然而，依依却是个独特的女孩，她虽然祝福父母找到真爱，却无法选择任何一方。她开始了独居的生活，甚至不愿与父母见面。从此，依依变得沉默寡言，笑容也从她脸上消失了。

依依为了供自己读书，打过零工，做过家教，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终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加大法律系。但这仅仅是个起点，她又进法学院继续读了三年，通过了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加州律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刑事案律师资格执照。

她曾经对白羽、晓磊和布鲁斯说过，获得刑事案律师执照的那一天，她会把自己灌醉，睡上三天三夜，醒来后忘掉所有不开心的往事，在白羽和身边好友的陪伴下快乐地生活。如果依依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这一梦想，恐怕没有谁会相信这个外表纤细、文弱，脸上还带着稚气笑容的女孩子，选择的却是有着一定危险而且还要面对很多丑恶现象的刑事案律师。就连她第一天走进法学院课堂时，教授面对她都是一脸的诧异。教授指着依依说：“这位同学，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

“如果我不妨碍教授讲课，就请您开始吧。若是我真的走错了，自然会离开的。”依依在同学们笑过之后，站起身礼貌地回答了仅从她的外形就已经感到失望的教授。谁知不到一年时间，依依居然成了这位教授的得意门生。

白羽的那些朋友就更不用说了，你一言我一语地把依依说得好像羊入虎口一般。

那天，在朋友们常常聚会的酒吧里，白羽无比骄傲地深情注视

着长发披肩、秀丽儒雅的依依，轻声问：“大家说的都是真的。像你这么文静乖巧的女律师，在法庭上能有说服力吗？会有人信任你，聘请你出庭辩护吗？”

依依瞪起不大的眼睛，故作老成地拍拍白羽的肩膀：“放心吧，年轻人。”她又指指吧台上方悬挂的电视机，毫不谦虚地说：“怕只怕我将来接太多轰动全国的要案，没有时间和你们这些人在此鬼混，想见我就只有看电视报道了。”

“如果有一天，大律师需要找司机或保镖，我们这些无‘夜’游民将随时恭候您的聘用。”白羽调皮地举起啤酒杯笑嘻嘻说。

“你们这些酒鬼。”依依在白羽的胸前轻轻捶了一下。

白羽抓住依依的手，贴在宽厚的胸前。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久久凝视着对方，幸福地笑着。

按照部署，美英联军将对巴格达地区进行三个波次的空袭，均以导弹攻击为主。

最先出击的是驻扎在科威特边境地区的空军部队。白羽驾驶着 B-2 轰炸机，率领代号“黑虎”的飞行小组完成了第一波次的空袭任务。于是，伊拉克电台的广播被切断了，巴格达周围地区的防空雷达系统被摧毁了，地下钢筋混凝土建筑的秘密城堡也都炸开了……整个巴格达的大地都在震颤。

白羽俯瞰着夜色中这块极为陌生的土地，除了熊熊燃烧的大片火海，就是浓浓的烟雾。白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投下的炸弹没有伤害到无辜的伊拉克民众。

队长贾斯汀一声令下，十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翻转后返回了美军驻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战士们跳出机舱，相互击掌，鱼跃撞胸，热烈拥抱，并将贝雷帽高高地抛向空中，欢呼着胜

利。像美国橄榄球运动员上场比赛一样，他们个个都在脸颊上涂了一抹黑，却遮掩不住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威猛和英俊。

白羽赤膊斜靠在床上。这个长着东方面孔的男孩，单眼皮，或许是喝了太多美国水的缘故，鼻子高耸挺拔。嘴巴虽不性感，还算有轮廓，不过他下颏那个酷似好莱坞巨星麦克·道格拉斯的凹陷，让见过他的女孩子们都过目难忘。然而他父亲最骄傲的，还是儿子那如西方青年的身材，宽肩和厚实的胸肌更像健美运动员。

今天，是白羽心中的女神——依依公主的生日。他与依依从相识、相恋到谈婚论嫁，五年中从没错过任何对依依十分重要的日子。可是今年这个生日，他既不能为她庆祝，也不能送上温柔的爱吻，甚至也不能说句生日快乐。面对现代化的战争、现代化的武器和高科技时代，电脑网络这么发达，他竟然连依依最渴望的电子邮件也不能发给她。白羽只能是万般无奈，心急如焚。

他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胸前红色丝带系着的一枚女式婚戒。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依依公主已经是他的依依新娘了。早在两年前依依考取律师执照时，白羽就希望完婚，可是依依渴望事业的成功，希望他推迟婚期。然而，在白羽接到归队通知后，依依却向他提出了步入婚礼殿堂的要求。

白羽怎能忘却，连电影或小说中都很少出现过的女生主动向男生求婚的事，竟然发生在他身上——

“两个相爱的人最终会怎么样？”依依身着一一条白色长裙，细细的肩带，紧束的腰身，飘逸的裙摆，看上去性感又朦胧。她拉着白羽的手，走在落日余晖下卡塔林娜岛的白色沙滩上。

天上几片红云，有如画家想象中勾画出来的，真实中有着一种朦胧和虚幻。“携手走完人生应该是最美好的。”白羽若有所思地

望着远方的红云。

依依读着白羽深邃的目光，跨前一步：“你爱我吗？”

“嘿，有点俗，不像是你……”白羽搪塞着，佯装说笑，用手捂了一下依依的鼻子，回避着她的问题。

“白羽，看着我，回答我。”依依双手扳住白羽的脸颊，神态犹如虔诚的信徒在祈祷。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白羽目不转睛地看着依依，心中一阵疼痛。

“那我们结婚吧！此时此刻，天地证明。”依依郑重地说。

白羽张口结舌。他看着认真的依依，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和痛苦。

依依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黑色首饰盒举到白羽面前，眼睛里闪着泪花：“我知道你会以没有戒指为借口拒绝我。看，准备好了。”

一对精美的白金戒指，闪着光，流着泪，静静地等待着。

白羽双唇颤抖：“依依我好想啊，做梦都想有这么一天。我和你……可是现在我……我不能。”

白羽接过依依捧在他眼前的戒指，紧紧拥她在怀中。

“我想要听你在婚礼上许下的诺言。”依依抬起一双泪眼。

“我的诺言从见到你的那一瞬就已经刻在心里了，今生来世都不会改变。”白羽低下头，轻轻吻着依依脸上的泪水。

在白羽收到归队通知的那一刻，依依最后悔的是没有早几年同白羽结婚。她曾经幻想拥有一个美丽的仙境般的婚礼：身着母亲亲自设计缝制的白色婚纱，挽着父亲的手臂，手持花束，伴着婚礼进行曲，踏着人们抛出的鲜花花瓣，缓步走向心爱的人。周围萦绕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赞美。

尽管和依依结婚是白羽梦寐以求的，如今他却不能这么做。正像依依所说，只要是战争就会有流血和牺牲，这是任何一个士兵都要面对的。他怎么知道这场战争要持续多久，何时才能回到依依身边？

依依心里明白，白羽为什么之前那么渴望同她结婚，现在又突然一口拒绝她的求婚。她牵着白羽的手，两个人的手心里都是汗。

“你可以为我不去伊拉克战场吗？”依依的头靠向白羽肩头，依偎着他，祈求着说。

“依依，我当然不想去。可我是军人，入伍时我许下过誓言。”白羽痛苦地闭上眼睛。

“我很渴望有个温馨的家。一个爱我的丈夫，每天早晨用亲吻替代闹钟唤我起床。经过一天的忙碌，我们坐下来享用烛光晚餐，讲快乐的事，相互化解工作中遇到的烦恼……”

白羽把依依揽在怀里，俯在她耳边，努力克制着泪水，哽咽着接下去说：“之后我们喝着红酒，洗着冲浪浴，抱你上床，吻你入梦……”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不想让伤感的依依再目睹他脆弱的眼泪。于是白羽紧紧地拥抱着依依，把头躲在她的背后……

丹尼尔洗过澡，赤着上身，一面擦着他那头金黄色卷发，一面纵身倒在床上。丹尼尔只有二十四岁，健壮得如同一堵墙，发达的肌肉使他的身体形成一个倒三角形。和身材相比，丹尼尔的面孔却生得白皙清秀，大而凹陷的眼睛放射着幽蓝的光，俏丽的鼻子下面是一张元宝嘴，美国人称那是性感迷魂的笑口。他是白羽最崇拜的著名棒球运动员，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丹尼尔不可能成为白羽最要好的战友。

看到白羽忧愁地抚摸着放在腿上的手提电脑，心事重重呆坐着，丹尼尔知道白羽是在思念他心爱的依依公主。丹尼尔悄悄靠

近白羽，伸手在他眼前晃动着。

白羽不好意思地收了魂，抬起手把丹尼尔晃动的手打了回去。他们心有灵犀地相视一笑，默默无语中传递着一种安慰。

白羽走后，作为依依室友兼好友的石晓磊就主动“申请”做了她的“监护人”。与其名字一样，晓磊的性格有些像男生，加上身材高大，讲话也不够温柔，同沉默寡欢、柔美纤细的依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晓磊却是依依在美国这许多年来唯一一个信任的、可以了解她心事与分享她喜怒哀乐的女性朋友。

石晓磊给自己起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可她却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银行家的孙女。和所有移民来美国的华裔孩子相同的是她的黄皮肤；不同的是，那些孩子习惯称自己是美国人，希望美国主流社会接纳他们，承认他们。可是晓磊偏偏四处宣扬自己是中国人。她读中文，苦练中国书法，听中国音乐，甚至还想学习中国的国粹——京剧。她的家在洛杉矶滨海高级住宅区，父母的百万豪宅并没有让她感到幸福，反而让她觉得自己如同笼中之鸟，家族的金钱、地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母亲反对她学习中文，不接受她交中国朋友。叛逆的晓磊不知为此同母亲大吵过多少次。她不明白：母亲明明是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讲中文，也反对孩子了解古老的中华文化？她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晓磊不能苟同于母亲，十八岁那年一进入大学，就住进了简单又杂乱的学生宿舍。那栋百万豪宅中，只剩下晓磊的哥哥艾文和专横跋扈的母亲，再也见不到晓磊的影子，再也没有母女的争吵声和晓磊朗诵中文诗歌的声音了。

依依和晓磊是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的，当时依依刚进大学。为了寻找一个中文家教的工作，她和晓磊被同时招去面试。晓磊虽

然出身豪门，可是她想自食其力。她不希望像哥哥艾文一样，名字前面总被加上个冠词——某某财团的继承人，或是让人们都知道自己是身价颇高的富家子女。她希望自己是普通人，像大多数美国孩子一样打工挣钱供自己读书。既然同母亲吵翻，也就不想再从家里获取分文。依依看到校友同样需要这份工作，便决定放弃。她当时并不了解晓磊的家世，以为自己至少不用担心房租问题，或许比其他新移民学生优越些，所以她可以再等机会，或是去找其他工作。晓磊看到比她矮半个头、宽度只有她身材一半的依依，猜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是喝牛奶吃奶酪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把这份工作让给看上去十分柔弱的校友。结果俩人同时应征又都同时想要放弃。最终被选中的是依依，晓磊欣然地离去。依依抱歉地跟在其后，没有一丝找到工作的喜悦。当得知晓磊住的学生宿舍期限已到必须另租房舍时，她发出了邀请。晓磊同样喜欢这个东方少女依依，转天两人就开始共享一个屋檐了。

依依走进洛杉矶县法庭的大门，脚步并没有往日那么轻盈。她很愿昂起头，面带笑容，像个充满自信的律师，可她今天却怎么也做不到。

依依的胳膊被身后匆匆走过来的人拉住。是布鲁斯，白羽同父异母的弟弟。

布鲁斯是个混血儿，和白羽身高差不多。西方人秀气的脸形和立体的五官，使他看上去要比纯正东方人的哥哥英俊，可他却沒有白羽的身材壮硕。他的皮肤更像母亲，眼睛很大却没有纯西方人那么凹陷。被挑染过的头发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零乱，白色衬衫，扣子只系到胸口。一个手指勾着件淡棕色的、袖肘上还打了两块棕色皮补丁的花呢西装，牛仔裤的裤脚已经磨成了穗絮。难得